

世界文學名著

統 治 者

哈
杜

(一)
代
衡

著
譯

THE DYNASTS

By
THOMAS HARDY

Translated by
TU HENG

世界文學

統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者

(二)

引言

一 哈代的生平

託馬斯·哈代，英吉利小說家，詩人，在一八四〇年六月二日生於離多卻斯特（Dorchester）三哩遠的上波克漢麥登（Upper Bockhampton）地方。這是在英吉利東南面比較偏僻的威賽克斯（Wessex）區域裏；在他的家宅後面，便是一帶稱為愛格登草原（Egdon Heath）的廣闊的荒野。哈代的出生地，跟他將來的文學生活是相着密切的關係；他的大部分小說都以威賽克斯為背景，那本著名的本地人的回來（詳下）也寫着愛格登草原上的事蹟；就是我們手頭的這一部統治者，如果原著者並不生在這個地方，恐怕也是不會寫出來的（參看著者的原序。）本書一翻開來的第一個場面，作者就把它放在威賽克斯隄岸上；不久之後，他就又寫述着愛格登草原上的瑣事了。

他是一家中的長子；父親跟他同名，也叫託馬斯·哈代（一八一——一八九二），是一個石

工。這位老哈代是個健康的人，漂亮，文雅，會拉提琴，喜歡跳舞和旅行，慣於過戶外的生活。母親琴蜜馬·斯威克曼·哈代（Jemima Swetman Hardy）（一八一四—一九〇四）是多卻斯特的地主的女兒，聰明，能幹，哈代在孩提時代，就受的這位母親的教育，一直到一八四八年八歲的時候為止。這一年，他被送到了波克漢麥登的小學校去。

哈代是在智力上非常早熟的孩子，還不會說話，卻已經能讀書；在八歲時，母親送他的禮物中已經有了德萊登（Dryden）的維吉爾（Virgil）翻譯約翰生（Johnson）的雷西拉斯（Rasselas）和聖·比野爾（Saint-Pierre）的保羅與維琪（Paul and Virginia，中譯離恨天）這一類決不是孩子看的書了；同時，他又被鄉村裏的多情而不識字的姑娘們僱用着，代寫情書。他在小學裏擅場的是算術和地理，習字卻成績極壞。一八四九到五〇這兩年間，他是在一家非英國國教的日校裏。一八五三到五六這四年，便是他的中學時代，這時候他攻讀拉丁文和算術，又學着圖畫。同時，他又跟一位私人的女教師學了一年法文。到一八五六，哈代年十六，他的正式教育就永遠告了結束，因為他的家庭狀況已經不能供給他再讀大學了。

父母當然想不到他們的孩子將來會成爲一位作家的，這時候便不得不開始爲失了學的哈代而煩惱。經過好久的考慮，他們決定把他送到多卻斯特的一位教堂建築師約翰·希克斯那裏去當學徒。剛巧，這位希克斯倒也是一位小規模的學者，他倒能夠允許哈代把應該做事務上的工作的時間省下來，讓他去閱讀希臘的古典文學。哈代在這位仁慈的師父下一直工作了六年，到一八六二年，年二十二，他便出發到倫敦去，在建築師阿塞·威廉·勃朗菲爾德（Arthur William Blomfield）的辦事處任事，以求建築學上的深造。

在倫敦，哈代也像對建築的事務並沒有十分的興味；平時，甚至在辦公室裏，稍稍有點空閒，他時常喜歡替同事們講說着詩歌。他爲人和藹，稍稍帶一點鄉村式的遲鈍，愛好音樂和演劇。當這時期，他還抽空在倫敦大學附設的夜校裏又讀了一兩學期的法文。

可是我們不能誤會，以爲哈代對於建築的業務是完全玩忽的；雖然沒有多大興味，但到底也有了相當的成就。在一八六三年，他曾經得過建築學會的獎金，同年，又因一篇論文而得了不列顛皇家建築學院的獎牌。這榮譽，曾有一時使哈代想做一個藝術批評家，但是不久，他就把這個希望

放棄了。

在剛到倫敦的幾年，雖然對文學已經有了長久的興味，但哈代卻彷彿還沒有開始了寫作的嘗試。一直到一八六五年，他纔有一篇最初的作品在欽勃雜誌 (*Chamber's Journal*) 上發表，這是一篇幽默文，題名叫做『我怎樣替自己造一間屋子』 (*How I Built Myself a House*)。在差不多同時，他是比較嚴肅的開始寫着詩，又把這些詩作向各雜誌投寄；但是不幸，他的早期的詩作是完全被拒絕刊登，一直到三十多年以後，在一八九八，纔得到一個印行的機會，而那時，作為小說家的哈代，是早就有着極穩定的地位了。這一八九八年出版的集子，題名是稱為威賽克斯詩篇 (*Wessex Poems*)，實際上是哈代最早期的作品，而且裏面也包含了晚年所不及的寶貴的東西。萬一不幸，他在小說方面沒有達到這樣的成就，他的早期詩歌就此會永遠埋沒了，也是極為可能的事。

早期詩作的前途的黯淡使他把文學的嘗試轉向了小說的路上去。他的第一部小說成於一八六七年，題名叫窮人與貴婦 (*The Poor Man and the Lady*)。他拿這原稿送到了 *Chapman*

and Hall 的書店去；當時，那書店的閱稿人便是約翰·莫里（John Morley）和在小說方面已享盛名的喬治·梅雷迭斯（George Meredith）。梅雷迭斯對這部作品的批評是說，設計太簡單了。哈代終於把這原稿拿了回來，自己毀掉。他的第二部作品絕望的補救（Desperate Remedies），因為受了梅雷迭斯的批評的影響，便有意把故事弄得錯綜，便因此又受到『設計太複雜了』的批評。可是，這第二部作品卻得到機會在一八七一年出版，這算是哈代的第一部印行的書。

一八七〇年，哈代被公司派到康瓦爾去，擔任在那裏重建一座禮拜堂的職務。在這時期內，他認得了一位律師的女兒，愛馬·拉維尼亞·吉福德女士（Emma Lavinia Gifford）；四年之後，他就和吉福德女士在倫敦結婚。這是哈代的第一個妻子，他的一部叫做一雙藍眼睛（A Pair of Blue Eyes）的小說，裏面的女主人公，大都就是拿他的妻子為模型寫的，不過裏面的男主人公，卻完全不是哈代自己那樣的人格了。

在絕望的補救出版後一年，哈代就出版了第二部小說，叫做綠林樹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這部小說卻引起了康希爾雜誌（Cornhill Magazine）的編者弗烈得里克·格

林烏德 (Frederick Greenwood) 的注意。這一件事情說來也是非常偶然的，格林烏德所以會注意這本書，最初卻不過是爲了這本書的題名中“Greenwood”一字卻巧是他的姓氏。可是在看了這本書之後，他卻發現了一位極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便約哈代替他的康希爾雜誌撰稿。這特約哈代自然很樂意的接受了。他的應徵的稿子，便是那本有名的遠離了瘋狂的人羣（詳下）；這本書出版於一八七四年，纔使哈代第一步踏上了成功之路，那時，作者的年齡是已經有三十四歲。從這時候以後，一直到一八九五年，這二十年的歲月完全是哈代的小說創作的時期。他把建築公司的職務也乾脆辭掉了。在這二十年間，他出版的書計有長篇十一部，短篇三集，差不多全是精心的作品，因爲哈代是從來沒有粗製濫造的習慣的。

在一八九五年，他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無名的裘德（詳下）出版後，他的創作生活便遭到一個重要的轉機。這其實是一部哈代一生最爲代表的作品，但是因爲內容過於灰色的緣故，卻引起了不少批評家的苛刻的評語。哈代永遠停止小說的創作，也許還有着旁的我們所不知道的原因，但是這部裘德的不幸的遭遇，卻多少總是更促成了他的這個決意的。

這以後，哈代便又把創作的活動回到了詩歌的路上去。在這方面，自從早期的失敗之後，差不多停頓了有三十年；而在他一生中最後的三十年中，他卻又努力的寫着，所出版的詩集計有十本。哈代從來不寫雜文，晚年作中除了抒情詩之外，就祇有我們手頭這一部詩劇統治者（第一部出版於一九〇四年，第二部一九〇六，第三部一九〇八）和另外一個短短的詩劇了。

一九一二年，哈代的前妻吉福德·哈代逝世，在兩年之後，他就和他的書記弗羅命斯·愛蜜麗·德格岱爾女士（Florence Emily Dugdale）結婚。女士曾經當過新聞記者，也曾經寫過幾本兒童讀物；在哈代身後，她還寫了兩大冊的她的丈夫的傳記。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哈代歿於他自己設計的多卻斯特的住宅裏，年八十八。他病了祇有一個月，一直到死時神志都很清楚，死前數小時，還叫他的夫人替他誦讀我馬·哈亞麥（Ömar Khayyam）的四行詩。死後，葬於威斯敏斯特禮拜堂，但是他的心卻葬在故鄉的他的前妻的墓穴裏，在喪儀中，執拂者有首相包爾溫（Baldwin），工黨首領麥唐納（MacDonald）和名作家蕭（Shaw），吉伯林（Kipling），高斯華綏（Galsworthy），戈斯（Gosse），巴里（Barrie）等人。

二 他的作品

哈代的統治者之外的其它作品，雖然彷彿在這裏沒有一述的必要，但是爲更了解作者的思想的一貫的發展起見，在這裏就幾部代表的著作來作一個相當的介紹，大概也不是完全無益的事吧。

作者早期的小說，我們可以拿遠離了瘋狂的人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和本地人的回來（*Return of the Native*）二書來做代表；前者出版於一八七四，後者出版於一八七八年。

遠離了瘋狂的人羣是一部牧歌式的小說，以一個伶俐的鄉村姑娘貝斯歇巴·愛佛定（*Bathsheba Everdene*）的戀愛故事爲中心。她是個性情活潑的女孩子，對於呆板的鄉村生活頗有些不麻煩。農夫奧克（*Oak*）愛上了她，答應了她種種未來生活的幸福，但是當他提出了他們結婚之後，他們倆要永遠不離開一步的條件之後，她卻害怕起來。這種婚後生活她是忍耐不住的。她把奧克放棄，另和一位軍人結婚，這自然是一個錯誤，她的結婚是非常不幸的，到這時候她纔想起了奧

克的好處。不過這時候，她的境況卻跟以前完全不用；奧克始終忠心耿耿的替她管理着的財產，但是兩人的經濟地位的懸殊，卻使一切未來的希望都成爲不可能的了。全書故事比較簡單，但是始終籠罩着一種灰色的宿命論的空氣，又到處都顯示着風土描寫的特色，卻是可以代表哈代的作品的許多方面的。

本地人的回來也可以說是一部陰沈的作品，它的背景，即是在哈代的故鄉愛格登草原上。這部書裏的所謂本地人，本來乃是巴黎的一個珠寶商，名字叫克林·郁勃萊特（Clym Yeobright），但是後來因爲想做一些更有益於人類的事業，便覺得這種職業是太自私，而且太庸俗了。他回到故鄉來，先創辦了一個學校，以教育平民爲責志，此外又計劃着不少理想的事業。但是不幸，他愛上了一個美麗而熱情，但是慾望極大的女子。他們的結婚，使他的事業一天天的失敗，而離理想的人生也一天天的更遠了。到結果，這女子還是因爲不能滿足慾望而沈河自殺，但是這對於郁勃萊特已經太遲，他再想從新開始人生理想的追求，卻已經來不及。在這部書裏，哈代是對照的表現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的衝突，而到底，這兩種人生觀是相互的犧牲了。

一八九一年出版的杜伯維爾家的苔絲姑娘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一書，也許是被認為哈代的在藝術最爲完美的一部作品；它所寫的就是這位美麗的鄉村姑娘的一生事蹟。她在青春時代不幸做一個無義的男子的犧牲；但是這肉體上的點污，卻祇有使她的靈魂更聖潔起來。她生了個孩子，這孩子不久就死了，彷彿給了她一個從新做人過的機會。她後來在異鄉認識了一位紳士的兒子，叫安基爾·克萊 (*Angel Clare*)，克萊也是把她當做了天神般聖潔的女性看待。他們終於因戀愛而結合。在新婚之夕，苔絲姑娘把她的過去生活坦白的告訴了那男子，那知道竟得不到他的諒解；他對她幻覺完全破滅，殘酷的離開了她。剩下來，苔絲姑娘便祇能在絕望和窮苦中消度她殘餘的生命了。在這本書裏，哈代是使它的人物遭逢到了比其它的書裏所敘述的更冷酷的命運，苔絲可以說完全是這個無情而偉大的力量的犧牲者。

最後，我們自然還應該把那本引起了不少糾紛的無名的裘德 (*Jude the Obscure*) 說一說。裘德的故事是比較瑣屑的，大致是說一個出身低微的青年，對人生懷着崇高的理想，想成爲一個學者。可是，他的環境，他的遭遇，卻把他阻攔。一個愚蠢而平庸的女子愛着他，但是他卻愛着另一個

漂亮而心理上有病態的女子。這兩個女子使他受到了不少無謂的煩惱，以致使他的事業完全不能進行。裘德是做了荒淫的，貧困的生活的掠物，幾次的掙扎都不能自拔於泥沼，而終於沒沒無名的死去。在這裏，哈代所表現的裘德，決不是那種自甘墮落的典型，他在一切遭遇下都處於迫不得已，被動的地位而都不是普通的人力所能挽救的。

對哈代的早期和中期的作品有了相當的認識，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到眼前這部統治者了。

三 統治者的思想和藝術

統治者 (The Dynasts) 雖然是以戲劇的形式寫成，但是哈代卻並不能因此而被稱為戲劇家；在統治者之外的劇作是太少，祇有一個短短的詩劇，而且就連這部統治者也並不是能夠上演的戲劇（這一點，哈代在本書自序裏已經說得很詳細，可以參看），祇能視為一種外形類似戲劇的史詩。在這部書寫作的時候，哈代早已停止了小說的創作，祇寫一些簡短的詩章，一般人都以為這位作者的精力是衰退了，再不可能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因此，統治者的企圖和完成，是着實使人吃驚的事，實一方面且不說，量一方面就超出了他以前的一切著作，竟會使人不相信是一位六七

十歲的老頭子筆下的產物。

在統治者之中，極顯然的，作者所表現的還是他的小說作品裏所表現的一貫的思想。這思想，他是利用在本書中插入許多所謂『精靈』的議論的方法來發表着。他的中心思想，簡單的說，便是宿命論。在這個歷史的大悲劇之中，一切事變的原動力是拿破侖，而拿破侖使成爲全書的當然的主人翁。推動拿破侖幹這些事情的，是野心，而對於這所謂『野心』，我們的作者所給予的唯一的解釋，便是——天意。這一點，就連拿破侖自己也感覺到，他時常會覺得自己的行動並不是出於自己的意志，而是冥冥之中另有一種力量在推動他，使他會不期而然的這樣做。天意一下子寵幸着他，使他達到了人間的權力的最高峯，就連他自己都不相信怎麼會有這種神異的力量；然後天意又把他打到了失敗的深淵裏去，以前所得到的完全給剝奪了，竟叫他用盡了氣力都沒有法子挽回。這個盛衰的波折，便構成了本書的骨幹。

如果我們進一步問，天意又爲什麼要這樣呢？那麼，作者的回答也是非常簡單的：天意是根本沒有所以然可以說。他玩弄着人類，正像孩子們玩弄着螞蟻一樣，根本沒有一點兒理性可言。

因為作者是從這一種絕對的宿命論爲出發點，所以全書對於各種事變的社會學的因果關係，作者是根本沒有給予了絲毫的注意：這一層，也成爲當然的，不足爲怪的事了。

大致哈代對於歷史的觀念，是和近世唯物主義的宿命論者剛巧相反，他是認爲一切結果都是偶然的。滑鐵盧之役的勝利之所以會屬於惠靈登，而不屬於拿破侖，照本書的表現，也實在不能用社會學的，或甚至軍事學的理由來解釋。但是這場戰役，卻不但決定了拿破侖的命運，同時也決定了歐羅巴的前途了。

除拿破侖之外，對書中許多次要的人物，作者也同樣用力的寫了他們各個的不幸的遭遇，使人感到無論勝利者或是失敗者，都是逃不了天意的玩弄的。這些人物，如英王喬治，如英大臣庇特，如奈爾遜，如法海軍將領維葉奈夫，如奧軍事首領馬克，如普魯士王后路易莎，如拿破侖的兩個妻子，約瑟芬和瑪麗·路易絲，他們的生活都是被陰沈的空氣所籠罩着。在全書中，大概祇有惠靈登纔是最被命運所寵幸的人物吧。

哈代對於人類的前途是悲觀的，但是他的悲觀卻並不像其他作家似的以對人性的咒詛爲

歸結。人性的善良的方面，他是願意承認。在本書中，所有的政治家，軍人，哈代差不多全是善意的描寫着。他們都不是個人主義的自私者，他們都是不惜犧牲自己來服務於人。但是結果，他們的努力和犧牲究竟是不是能够造福於人類呢？那就不可問了。就連對於拿破侖這個野心家，哈代雖然沒有同情，但也並不給予了苛刻的責難，因為他自己，也不過是個天意的工具，命運的犧牲品而已。

除了這個作為哈代的人生觀的根基的宿命論之外，從本書裏，我們還看得出作者的反對戰爭的態度。兩個敵對的國家在交戰的時候，兩國的民衆卻一樣的親密；戰死的將卒的陰魂的怨恨；拿破侖在失敗以後受到民衆的侮辱——這些場面，都很顯然的說明了作者的對戰爭的觀念。總之，民衆不過是受了所謂『統治者們』的愚弄，而『統治者們』卻又是在無意中受了命運的愚弄，這纔造成了人類的大悲劇。

哈代寫統治者這部詩劇的方法，有幾點已經在著者的原序上有了詳細的說明，無需乎在這裏重說。這裏所能說的，祇是它的剪裁和文體方面的特點。

因為一部藝術品的最大的目的是在表現作者自己的對人生的批評，所以這部歷史的詩劇

就沒有必要把所有歷史的事蹟都正面的搬演出來，祇需揀那些作者所認為必要的場面包含在內就够了。這樣便必然會造成了許多故事上的空隙。但是，我們應當看出，這些空隙，作者常苦心的想出許多方法來補足。這些方法之一，便是叫『精靈之屬』且來把這空隙中的事實交代明白；另一種方面便是利用一些與大局無關的人物的談話來報告着事情的經過。譬如，歐洲大陸上的事實作者可以使讀者從一個在倫敦的俱樂部裏聽到。這種辦法，一方面固然可以補救了敘述上的呆板，另一方面又時常可以把時代的空氣更濃密的烘托出來。

在作正面描寫的場面，作者的表現常是非常用力，非常詳盡；單單一個滑鐵盧戰役，就在書中要佔據了五六十頁的篇幅。如果要整個拿破侖戰事都用這個比例來寫出，那恐怕把全書的篇幅加長三倍，都還是沒有法子容納。但是，經過作者巧妙的剪裁，我們祇覺得他反能在這較短的篇幅中佈置得非常寬裕，而在全書中隨時都插入許多『閒筆』，一點也沒有顯出匆忙侷促的樣子來。這是本書在布局方面成功之處。

全書的對話，大部以散文詩的形式寫成。除這個形式之外，『精靈』的話有時候是用韻文，而